



我与荣池相识于水乡高邮,那里是里下河平原的腹地,也因为汪曾祺成为当代文学的福地。那次走访了高邮的几处文物古迹,在他的老家一处叫做“龙虬庄遗址”的古老村落遗存,陪同的人好意介绍了随行的荣池与我认识,一转眼也已是多年,可见光阴是默默而坚决的。去年一次又到高邮,谈话间提到荣池的写作和他所在的平原,听说他回到了乡村履职,不经意地与他谈平原其实是一个伟大的母题,有很多的文章可以去。一年之后荣池捧出了一部当时名为《里下河笔记》的长篇散文,这着实令我欣喜于他的用功,可见他在写作上也是一个默默而坚决的青年人。所以在如今这部定名为《一个人的平原》散文付梓出版之际,我愿意为这本书写乡土、乡风和乡情的书提笔作序。

《一个人的平原》是一个孩子站在三荡河边一个叫做南角墩的村庄,讲述了平原上河流、庄台、歌声、渔事、味水、节刻、乡人、生死以及回乡的事情。南角墩既是里下河平原上众多自然村落中平凡到只剩下名字的村庄,又是广袤的里下河平原上风土人情的一个缩影,书写她的风景、风俗、风情大概也只有这些村庄的子孙有这种本领和幸运。总览这部散文,我觉得荣池在意境、手法和意识上有自己的用心和努力,通过寻找、记录与分析,让自己的故土在书写中落纸为安,也让南角墩成为里下河平原诸多村落文学意义上的标本。

他的书写延续了传统的意境。在《自序:逃离南角墩》中他开宗明义地讲道:我曾用二十年时间逃离一座水边的村庄,并且如愿以偿。既然说是逃离其实说明是无法如愿的,他的如愿以偿只能说明无法忘却,惟其如此便谈不上所谓的逃离,而这部书中接下来点点滴滴的记录都在证实这个平原的孩子对土地的恋恋不忘——首先他就是很好地继承了村庄里真实的传统存在。从河流到庄台,从歌声到味道,从农事到生死,每一笔书写都是蕴含着古旧意蕴的,特别是一些细节上的表达可以看出这种朴素与真挚,如在《渔事》一章写道:如果我今天没有能力判断好坏,但且让我们记下这些很多已经被称为“古法”的生产也是生活的方法……接着他用细致入微的笔触记录了数十种传统的捕鱼方法,这种记录已经超越了文学本身的价值,在人类学、社会学的范畴中作了郑重而珍贵的表达。如果说这种对传统本身的记录还处于技术层面,那么这部散文还同时在传统文学意境的传承中作了有效而有益的探索。里下河地区有一种士绅、市井和乡土的文学意蕴,让这处平原在文化、文艺特别是文学上成为别具一格的一处高地。毋庸置疑,汪曾祺的文学世界影响了里下河作家的写作,那种素净的描写、优雅的表达以及唯美的意境,让这一地区的写作有了自己的意蕴标识,而后世的作家们也继承了这种良好的文学传统。在《歌声》一章中,他用直接的引用表达了这种敬

一个人和他的平原

——序周荣池长篇散文《一个人的平原》

□ 穆涛



意和传承:乡人汪曾祺在小说《徙》里一句很著名的话:很多歌消失了。

他的书写追求着现代的表达。土地和村庄所构成的乡土,在全球化、现代化、城镇化这些热闹词语的倒逼之下,在文学表达领域某种程度上已经有了落后与倒退的意味。写作者必须对此有所警惕。这也是我在看这部散文之前有的一种疑虑。在此之前荣池还出版过几部散文作品,特别是长篇散文《村庄的真相》成为他一个阶段散文写作的重要收获。但

毋庸讳言的是,《村庄的真相》的叙述与表达某种程度上依旧是站在当下的“回头看”,而对于文学与现实的关系,过去与当下的关系,乡土和城镇的关系的思考还有所欠缺。可喜的是,这个问题在《一个人的平原》这部散文中有了自觉的探索与实践。他写村庄不仅仅再是恋旧式的“回头看”,而是依靠对过去的梳理与记录,打通了过往与现实的文学通道,这对于一个作家,一块土地以及一次创作而言是一种突破。城乡二元结构是回避不了的问题,对于一个作家而言城乡表达也是必要的一次修炼。这也不仅仅是因为荣池在现实生活中离开了乡土定居于城市,更是因为他从精神上面对了这种城乡共生的现实。正因如此他作为一个城市居民来反观乡土便更加有优势,也更加可靠与可喜。比如在《庄台》一章中写道:现在,这些庄台和名字也都悉数地慢慢消失了,他们有了新的庄台,叫做小区。小区在娘舅家所在庄台的人们而言并不是一个普通的名词,他们拆迁后所在的小区是有一个洋气的名字的,但是他们似乎用不惯这个名字。他们只叫这个安置区叫做小区。这是他们的新庄台,这个庄台的名字就叫做小区……虽然过去与现在的抵触依旧存在,但是客观的改进与改善实际上已

然发生,作为一个写作者应该有这种接受勇气与胸怀,否则乡土写作必将如现实中某些乡土现状一样变得消极而无力。

他的书写体现出对未来的觉悟。好的文学是代表过去面向未来的,这就是传统与经典的魅力。经典之所以不朽,是因为其解决了过去和当时的问题,更是因为他还能解决现在和未来的问题,解决文学内部和外部的的问题,这就是文学与经典的魅力。一个有“野心”的写作者应该有这样的抱负和觉悟,不然他的写作必然坠入陈旧、自我与封闭的圈套。如果我们撇开某些书写者出于体己与自度的目的不论,那么有“野心”的写作应该更多具备面向未来的公心与良知。在这部书的序言中,作者写道:我这些年的书写一度时期非常的混乱。小说、散文以及评论都有所涉猎,现在想起来多少是有些“无知者无畏”的莽撞。且不要说一个人的精力是有限的,即便是再有精力,一个普通写作者还是应该搞清楚自己能写什么,并写好自己能写的文章……这些话是一个写作者的疑惑,也是自觉更是一种宣言,这体现了他写作上的自律。在这部散文的内部,这种自觉在现实与文学之间是有挣扎的,限于他的年龄与阅历有些问题的解读与解决是吃力的,但是我们始终能看到他的真诚与努力。虽然在有些表达中我们看出了他对城乡现状以及未来走向的某种担忧和焦躁,但总体上他以自己的克制和理性逐步在接触、干预甚至试图解决这些自我的、社会的,也是文学的问题。在末章《回乡》中他虽然以近乎悲观的语气在表达着改变的残酷与对未来的担忧:如果这些在每一个村庄都会发生,我也不必泪流满面,我也不想去了解更多关于村庄的消息,南角墩的改变已经令人情伤不已。但愿那些草木能够被鸟兽的离开带到另外一个世界里,那里有那样一些词语:阡陌交通。河网密布。炊烟袅袅。一马平川。良田沃野。鸡犬相闻……但无论荣池在理性上的梳理手法对与错,他自觉思考未来的感性是真诚和善意的,即便方法有错,我相信他在日后的人生与写作中会做到很好的调适,因为他的写作体现出了一个农民后代的朴素、真诚和善良。

荣池一直坚持为村庄书写,为土地书写,也为平原书写,这是他的苦心也是他莫大的幸福。读罢《一个人的平原》,觉得这部散文从情绪上讲像平原版的《一个人的村庄》,从内质上看如散文版的《平原》,这是荣池个人的收获,是平原的收获,更是文学的收获。也希望他在自己选择的文学土地上继续勤奋耕耘,所有的花开花落都将在他自己的里下河平原上生生不息。

(作者系《美文》杂志常务副主编,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专家,西北大学教授,博士研究生导师,陕西省文艺评论家协会副主席,中国作家协会散文专委会委员。其著作《先前的风气》获第六届鲁迅文学奖和“2014年中国好书”。)

我只能感谢土地

——《一个人的平原》后记

□ 周荣池

这本书的写作像任务,这话两层含义:一是穆涛先生嘱咐我好好地书写里下河土地,二是我切实地感觉到书写村庄应该成为一个农民后代应该做的事情,除此之外我身无长处可言。

这些年来我写了很多的书,写来写去发现自己的村庄最应该成为我的主旋律。这些被我说过多少次的話,就像被我讲过很多回的故事一样值得被表达。在这个问题上,我不是越写越多而是越写越少,越写越慢,也是越写越害怕。我过去凭着别人对我善意的纵容和自己的轻慢,觉得自己的书写状态非常好,可是人到中年了才知道过去的鲁莽和无知。我这些年经常想起父亲说的一句话:三十几个周年了还不知死。周年,这个词是村里人骂人的话,意思是这么大岁数了还心里没有点数。

我的写作除了草率的毛病之外,还有一个致命的弱点就是读书荒芜。这几天在午睡醒来的时候,我会经常想起那些在村庄里的中午,那时候父亲总是带着酒来打鼾,而我总是绝望地坐在时间里什么也不做。我讨厌那种气息和生活,但是没有人告诉我可以读书,现在想起来要是那时候多读一点书今天也许我还有不同的见识和本事。可是那时候没有什么书可以读,而且我就是倔强地不想做农活,也不想读书,我就是倔强地和时间周旋。所以后来我一直害怕中午,总是觉得夏天的中午真的太折磨人了,这是我“从小定八十”的一种习惯和认识。

写这本书本来是想做一次

深情的表达,后来慢慢地发现单一的情绪很难让书写饱满和沉着,而里下河这片土地也不仅仅需要抒情。大量的历史、人文、风俗都是这片土地孕育出来的,他们没有惧怕城市化的进程,而我就更不应该置若罔闻。有时候,写到一个地名都会让人泪流满面,而这也确实在慢慢地消失,有时候我这样告诉自己,如果我做不了一个好作家也就算了,就做一个诚实的记录者吧。如果在文学上我真的无能,那么我就算是给自己的村庄修个神情并茂的风俗志吧,这比起无病呻吟要扎实一点,除此之外我还能怎么样呢?

这本书的写作得感谢很多人,很多素昧平生的人。我仔细研究了《里下河风俗》《高邮县志》《印象龙虬》,特别是肖维琪、蒋成忠、姜文定、刘春龙、汪夕禄等师长文友对我的帮助,很多资料我以前都没有见过,他们的帮助对我的写作和里下河也都是巨大的恩惠。在书写的过程中,我也在努力地注意城乡表达的问题。一味的回顾是危险和低能的,我知道只有面对现实和未来才是正确的姿态。也许我们的写作解决不了什么实际的问题,但是我们至少有一种充分的意识,除此之外一个作家能做的,就只有流好自己的眼泪了。

我的这次写作不是对南角墩交个差,而是向平原还一个愿。我还在平原上生活,脚下的土地依旧丰饶,我还必须认真地书写,好不好是另外一回事。

最后说一句,那便是:我只能感谢土地。

腊月二十过后,村子里陆续有人家开始蒸馒头。爷爷是蒸馒头高手,年轻时左右邻舍都请他,给人家烫肥、扳碱,做各种花样的馒头。烫肥、扳碱既是技术活,也是体力活。一大缸面,五六十斤加上水,和在一起,在手里揉来攥去,变成一个柔韧有弹性的大面团。爷爷完成这一切的时候,在那滴水成冰的大晚上,只穿一件单衣裳,额头上还沁着汗珠。后来年纪大了,他就做参汤,在一旁指点,该放多少水,该兑多少碱。

因为家里有大师傅,又有工具——一副大蒸笼,我们家蒸馒头都不着急,一般都要等到廿七八才蒸。这之前,爷爷和那副大蒸笼可都不会闲着。

村子不大,谁家杀猪、谁家蒸馒头,我们一群小馋猫消息特别灵通。每次爷爷去人家帮忙之前都会特别关照:人家蒸馒头,小孩子家不要在门口晃来晃去。

过年蒸馒头,在人们心目中那可是大事,甚至有点神圣。馒头蒸得喧腾腾的,饱滋滋的,象征来年丰收、吉祥。如果有失手,遇到我们这些小嘴上没有把门的淘气鬼,会说:唉,什么坏馒头,瘪哈哈的。主人会觉得晦气,满脸不开心。所以主人家是不喜欢有小孩子在一边的,有时连自家的小孩子都会被赶

蒸馒头

□ 陈红梅

出去。

没有办法,人家蒸馒头,我们只能远远地看着院子上空从蒸笼里溜出的白花花的热气,流着口水,然后狠狠地往下咽。

廿八家里蒸馒头。头天晚上,爷爷把烫好的肥,分装在两个大笆斗里。白花花的两大团像两个熟睡的婴儿,爷爷给它们盖上厚厚的棉被。早上全家总动员,爷爷、父亲忙扳碱;母亲在大里锅、中锅的灶膛里架起柴火烧水;我和哥哥负责给馒头点上洋红,然后一个个架在芦帘子上。爷爷蒸的馒头,中间凸起,四周像花瓣一样环绕着,我和哥哥就在那凸起的顶端点上洋红。白花花的馒头,点上一点鲜红,漂亮,喜庆!爷爷叮嘱我们:馒头随便吃,话要少说,最好不要说。

馒头出笼了,母亲拿碗装上四五个,让我一家一家地送,她说:之前吃的口水债,要还回去。

最后一笼馒头,爷爷会把面团捏成鲤鱼、龙的模样,然后用刀尖在上面轻轻一碰,小小的鼻尖微微翘起,那是鱼鳞、龙鳞,一行行错落有致。蒸出来后,加上被我们点红的眼睛,那鱼、那龙像活的一样。爷爷笑着说这个叫年年有余,放在一起叫鲤鱼跳龙门,然后把它们小心翼翼地放在老柜上的灶台前。

连续刮了几天偏北大

打“冻鱼”

□ 吴寿瑛

风,阴霾的天空终于飘起了雪花,先是星星点点,往后越下越大,到了傍晚变成了鹅毛大雪。我们一家人早

早关门睡觉了,第二天早晨起来,阳光灿烂,一片银色世界。今天太阳好,家人都在廊前太阳处,一边晒太阳,一边做事情。父亲坐在长凳上编草鞋,母亲把针线盒子搁在腿上做针线活,我在小桌子上做寒假作业。

不一会儿哥哥进来了,问家里的木榔头放在哪里,爸说:“在西厢房里。”妈妈问哥哥找榔头干什么,他说:“今天天气好,去后圩打‘冻鱼’去。”我听着朝父亲瞟了一眼,对妈妈轻声说:“我也要。”父亲说:“外面风大天冷,你在家做作业。”我说:“作业做好了。”哥哥附和说:“让他去见识见识,有我呢!”父亲没吱声,我迅速收拾好作业本。

妈妈见我执意要去,从房里拿出一顶棉帽子、一双新草鞋。帽子是蓝毛帆布的,戴在头上,放下旧得发白的耳揪子,扣在下巴底下护着两只耳朵。新草鞋是父亲编的圆口“猫窝子”,很暖和。妈妈还给我套上她亲手缝制的外形像

厨刀状的布手套,四个手指连在一起,只有大拇指是单独一个套子。哥哥帮我把手腕套在肩上,腰间系一根绳子。就这样全副武装好,兄弟俩出发了。

我们走了一个多时辰,哥哥停下来对我说:“打‘冻鱼’的目的地到了。”他用手向远方指了指说:“这一片低洼田是三村交界的锅底圩,地点偏僻,地势低洼,是存鱼的好场所。”

哥哥对我说:“我们现在拉开距离平行往前滑行,两眼要搜索前方冰面下的目标。”突然,哥哥举起榔头朝前面的冰面猛敲一下,冰面发出清脆的声响。他丢下榔头,一伸手从冰窟窿里抓出一条巴掌大的鲫鱼,装进我的鱼篓里。我高兴极了,什么寒冷、疲劳都忘得一干二净,一个劲地跟着哥哥往前滑行,寻找新的目标。忽然在我的右前方出现了一个长长的黑影子,我尖叫一声,哥哥迅速滑过来一看,说是一条黑鱼。于是他双手举起榔头,朝着它的头部猛砸下去。然后放下榔头,双手从冰窟窿里抓起了一条大黑鱼,足有二斤多重。

第二天,一家人吃了顿“全鱼宴”。

过去农村过年有捅烟囱的习俗。

上世纪六七十年代,一般农村家庭都用大锅灶,灶台火膛口上砌有烟囱直通屋顶,便于生火煮饭烧菜时向外排烟。每年进入腊月门就陆续有人爬上屋顶捅烟囱,以去除陈年积累下来的烟尘。一来图个过年通通畅畅的吉利,二来为了环境卫生并预防火灾。因为农村大都是草房,如不疏通烟囱,火星极易燃着陈旧黑灰,并通过不通畅的烟囱飞溅到草屋顶上或草堆上而引发火灾。

大锅灶一般有两个火膛,用于添柴烧火;两个灶口,可支两只锅,用来煮饭和烧菜。一个汤罐,位于两灶中间靠前边,紧挨烟囱,而烟囱则置于两个火膛口正中位置上,一般呈正方形,高于屋面80公分左右。烟囱上面架一人字型瓦片或砖块,以防雨水打入烟囱内。

捅烟囱时,用一根细竹竿慢慢伸入,搅动内壁,刮落陈旧烟尘;或用一根绳子,系上一块比较重的小木块或小砖块,用手拽住绳的一头,在烟囱内壁上下、前后、左右来回晃动,击其烟灰块使其脱落,然后从火膛口清理出从烟道刮落下来的陈年黑烟灰。在捅烟囱的过程中,由于人站在房屋顶上,黑烟灰会喷向人的脸,不一会就成了个“马虎子”。

捅烟囱

□ 毛玉高